

合众图书馆旧址焕新，上图家谱馆今起开放

成为我国首个集资料、研究、服务和交流为一体的家谱专题研究型图书馆

焦点

本报记者 施晨露

前天中午，长乐路富民路口的一座青灰色素净小楼挂上新牌匾——上海图书馆家谱馆。

今天，这个集资料、研究、服务和交流为一体的我国首个家谱专题研究型图书馆将正式开放。上了年纪的居民可能还记得，这里原来就是图书馆。“一九三九年，上海成了孤岛，爱国人士叶捷初、张元济、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深忧东南藏书流往海外，招我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目的在于保存几家的藏书，保持一部分，尽可能少流失一部分。同时，美国有人大言要买尽中国的书。当时上海有藏科技书的明复图书馆，藏报纸期刊的鸿英图书馆，而文史哲图书尚没有收藏之所，合众图书馆的设立，正好补其所缺。不料我到沪之日即伪币贬值之始，而我们的基金亦无形中打了大折扣。我有一颗爱国之心，决心把小图书馆办像样，护持好几万册的古书……”在《解放日报》1982年7月4日副刊副刊登的《书海沧桑》一文中，时年78岁的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回忆道。

从私立合众图书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市合众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这座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图书馆重回市民生活，背后有哪些故事？

源于“合众”

推开门，走进小楼，脚下的水磨石仍是当年原样。这是一座“捐出来”的图书馆，一砖一瓦里，有太多动人故事。

上世纪30年代，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先后被日军炸毁，1939年，为“谋国故之保存，维民族之精神”，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叶景葵联合沪上文化名士张元济、陈陶遗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去函顾廷龙，邀其南下主持馆务：“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

一个月后，顾廷龙为合众图书馆三位创办人代笔撰写创办缘起，提到“合众”命名来源：“爱邀同志各出私人之藏，聚沙集腋，荟萃一所，命名曰‘合众图书馆’，取众擎易举之意焉。”

1941年2月，位于长乐路746号的合众图书馆舍动工，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陈植主持设计、久大营造厂承建。这座折衷主义风格，并带有一定中国传统艺术特征的小楼，采用三合院平面布局，利于采光通风且适应转角地形。转角大门内设半个正八角形内厅，左通楼梯厅，右达底层各图书室。设计重功能，立面简洁，仅坡面檐口挑出，虽是现代建筑却与周边花园洋房协调，且建筑立面神似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设计、中国建造”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现在开业流行送花篮，当时文人送卷轴道贺。这次开馆，相当于“合众”新生。策展团队主力、“95后”上图学术交流中心家谱部助理馆员王玥笑道。

自创立起，合众图书馆秉持“以文史为范围，供专门之研究”的藏书建设理念，馆藏典籍主要源于叶景葵、张元济、蒋抑卮、叶恭绰、胡朴安等社会各界人士捐赠，以及“合众”自主选购、传抄的书籍。在“合众”同仁苦心经营和各方友人协助下，合众图书馆藏书30万余册，金石拓片1.5万



如今的上海图书馆家谱馆。

均 施晨露 摄

余种。“合众”还致力于日本秘籍的刻印与流布，推动先贤未刊稿本或稀见文献的流传，先后印行《合众图书馆丛书》第一集、第二集等等。展柜中一册《读史方舆纪要》为我国早期历史地理学重要文献之一。这是叶景葵自杭州抱经堂购入，经多方考证后，确认该版本为顾祖禹生前亲手重修本。1941年春，他将全书捐赠入馆。

烽火岁月中，合众图书馆能全其身、护文献，皆赖合众图书馆董事们及友朋的竭力护持。叶景葵曾言，图书馆前途兴替之关键在于“董事得人及合作与否”。可以说，“合众”不只是藏书传书之所，更是前辈责任担当与文化大义的见证。

“我们考虑过将所有‘合众’捐赠者的名字都搜集展示出来，后来发现，这个名单太长了。”上海图书馆馆员单舒杨说。这份最终“缺席”的名单，可能正是“合众”之“众”的真义所在。

重回“合众”

新中国成立后，合众图书馆进入新的“公私合营”阶段。

1953年，经张元济、陈叔通提议，合众图书馆董事会决议通过，将合众图书馆30万册藏书及馆舍悉数捐赠于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为上海市合众图书馆，1955年又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

1958年10月，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和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四馆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图书馆。“合众”原址改为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2009年至2024年曾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址。

60多年后，重新向读者开放的“合众”旧址为何聚焦家谱？上海图书馆学术交流中心家谱部主任顾燕告诉记者，无论是合众图书馆时期，还是后作为书库，这座小楼与家谱的关系始终密切。

合众图书馆成立初期，就重视收集彼时为人忽视的家谱、殊卷、缙绅录等珍贵文献史料。

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蒋抑卮不仅捐出所藏典籍667种，还出资5万元赞助图书馆的筹备工作。1940年，蒋抑卮因病去世，其家族后人续捐图书2458种。展览中呈现的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海宁查氏族谱》，就是蒋抑卮旧藏。蒋抑卮藏书四部皆备，其中不乏江南望族家谱的收藏，海宁查氏即为其一。这个家族的后代名人中，有武侠小说家金庸。

至1949年，合众图书馆已收藏家谱313种。

上海图书馆对家谱的重视，与老馆长顾廷龙的理念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顾廷龙参与由华东文化部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废纸图书抢救工作，提出“凡家谱皆保留”。此次工作抢救下的大批家谱由合众图书馆接收，并移至“合众”借用的上海觉园法宝馆。1955年，顾廷龙等又在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购得的浙江遂安废纸中，抢救出多部浙江遂安家谱。1958年，存放于法宝馆的大批家谱搬入长乐路书库。这两次大规模废纸抢救中，共整理出8684种、59643册以及26捆散页家谱。上图家谱收藏由此初具规模，奠定了国内领先地位。

上海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兼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王鹤鸣曾回忆顾廷龙对

家谱的深情。1996年12月20日，上海图书馆新馆（淮海路馆）举办开馆庆典仪式，长住北京的上图名誉馆长顾廷龙专程前来为新馆开馆剪彩后，又前往长乐路书库。“顾老说：尽管上图收藏家谱数量是全国最多的，但由于很多家谱是从造纸厂、废品站等抢救出来的，破损严重：有的虫迹斑斑，面目全非；有的残缺少页，残缺不全。他强调，像这样破损的数量很多，估计有一两万册，要组织技工对家谱一页一页进行修补，同时要要对每部家谱作著录，让读者方便找到需要的家谱，这个任务很重。”

从此，修复、编目，“让读者方便找到需要的家谱”成为上图一项重要工作。“1998年8月22日，顾老在北京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5岁。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二十多年里，家谱文献和顾老牵挂的另一项重要历史文献——“盛档”资料的整理与开发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展览中，记者看到一册明成化年间抄本“青溪徐氏福祿寿三派总谱”，这是上图馆藏开本最大的家谱，也是馆藏浙江地区版本年代最早的家谱。“你看展开这页上斑驳的痕迹，就是经修复过的。”顾燕说。

1996年，上图成立家谱抢救整理小组。同一年，上图淮海路馆舍开放全国首家家谱阅览室。来上图翻查家谱问祖寻根，每年都会发生很多感人故事。有人因为找到家谱在走廊里激动地大喊大叫，有人找到家谱后握着工作人员的手泪水直流。2014年，“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上线，读者足不出户就能查询、浏览家谱。2016年，上图又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界率先推出基于关联数据开放



1939年4月3日，叶景葵致顾廷龙函。



《海宁查氏族谱》为蒋抑卮旧藏。

的数字人文服务——“华人家谱总目·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2022年9月28日，上海图书馆东馆开放，位于四楼的家谱馆是全国乃至全球少有的以家谱馆藏为支撑的特色主题馆。

目前，上海图书馆藏有家谱近4万种38万册，涵盖567个姓氏，是全球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随着上海图书馆家谱馆在合众图书馆旧址落成，上图家谱源于“合众”，又重回“合众”。

“家”到家谱馆

家谱对于普通人有什么意义？从个体来说，是“寻根问祖”，更深处则是历史与文化认同。

王玥在一线服务读者，常遇到慕名来查询家谱的读者。“有时是接到电话，有时读者直接到线下来访，当场无法解决的会请他们留下联系方式。”

新开放的家谱馆，一楼设展厅和互动体验区；二楼设阅览区，为读者提供纸质家谱预约阅览、数字检索、多媒体互动等服务，实现线上、线下互补；三楼设研讨室、会议室及专家研究室，既满足专业研究者的深度需求，又能让普通市民便捷地亲近家谱文化。

在二楼阅览区，上图编修的《中国家谱总目》在书架上排成几列，历时八年，这部“总目”首次将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家谱汇编成目，共收录海内外中国家谱52401种。“利用阅览区桌面上的电脑，读者可在线阅读家谱电子版，没有电子化的家谱，如有查询原件的需求，可提出预约申请。”顾燕说。

家谱馆一楼，“漫游合众”“趣说家谱”“探她觅谱”等多媒体互动展区，妙趣横生。从深藏书库到知识服务，上图家谱历经收集、抢救、采购、整理、研究、开发，最终实现数字化利用，“希望年轻人也对姓氏文化产生兴趣，进而读懂‘家文化’背后的中华传统文化”。

长乐路上的这座小楼，曾经就是一群中华文化遗产守护者的“家”。

展览中，有一幅绘制于1946年至1949年的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房地平面图，从上图可见当年合众图书馆馆舍与创办人叶景葵住宅相邻。“合众”用地本为叶景葵个人购置，他却租取其中一块空地建新宅自住，还主动要求承租另一块空地建新宅，地亦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从西门进出，当年叶景葵的住宅依然与家谱馆在同一个围墙里为邻。

如今家谱馆二楼沿街的一个房间，正是老馆长顾廷龙当年的办公室。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廷龙之子顾诵芬的记忆中，一家人在上海一直与图书馆建筑为伴，在馆内辟了简朴的起居空间。钱锺书是合众图书馆的“后门”常客，顾诵芬年少时多次为钱先生悄悄开门，钱先生总是叮嘱他学好英语，还曾送过他一本英文的现代剧剧本。

从当年顾廷龙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长乐路上，车水马龙，烟火气十足。为满足社区居民阅读需求，家谱馆内也上架了大众书刊。当时“合众”先贤们的书画以复制件形式布置于馆舍各个空间，还原了“家”的味道。

此情此景，“合众”先贤，当感慰藉。

“2025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在沪举行

(上接第1版)只要我们和衷共济、共同奋斗，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

“在大环境跌宕起伏的时刻，我们持续为了‘双城论坛’而努力坚持，因为我始终相信接触比抵触好、对话比对抗好、了解比误解好、互动比冲突好。”蒋万安说，瞩望两岸和平与繁荣，乐见“双城好，两岸好”。他还分享了台北市运用新技术改善民生的案例，倡导科技以人为本和努力提升城市治理温度。

双方签署了《上海市与台北市推动水治理交流合作备忘录》《上海市与台北市推动

职业技能培训经验分享交流合作备忘录》。至此，“双城论坛”已签署49项交流合作备忘录。为深化体育交流，两市体育局在主场论坛现场还进行了上海马拉松与台北马拉松的参赛互邀及名额互赠。

28日下午，“双城论坛”的三场分论坛围绕科技医疗、轨道交通、健康养老展开，两市专家和业界代表分享经验，探讨深度合作。

上海市与台北市轮流举办的“双城论坛”始于2010年，是两市之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有利于增强两岸同胞亲情福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其间，两市交流合作走向深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可感可及建设人民城市

(上接第1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有没”转向“好不好”，可以预见“十五五”时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必将激发出更丰富的发展机遇。例如当前文化消费需求强劲，但整体消费水平仍然需要提高，上海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国际

文化大都市，既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上共同富裕的需求，也将成为重要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

“十五五”开局在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是顶层事，牵基层心，致广大而尽精微。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必将深入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

(上接第1版)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李玮认为，老人对于相关服务需求较大，只是不知道去哪里靠谱的服务。此时，物业作为长期在小区服务的、老人的“身边人”，可以提供老人更信赖的服务，从而更好地解决供需匹配问题。

居民如何愿意买单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上海享受“物业+养老”服务的人群中，以政府买单的托底人群为主，自主付费的老人占比较小。

在甘泉路街道章家巷小区独居老人崔益琪家中，卫生间和床头安装的两个小巧设备，通过内置的毫米波雷达，可实时感知老人的生命体征。一旦检测到老人跌倒，系统会立即启动实时通话，若老人确实需要帮助，后台将第一时间联系120或家属，物业也会及时响应。记者了解到，这样的智能化守护设备目前也是政府买单、覆盖受保障人群。

那么，老人愿意自己买单吗？叶燕敏阿姨体验的陪诊最终报价为4小时280元，较清单上的价格略有优惠。她坦言，希望对她这样的“回头客”有一定价格松动，否则也难以长期承担原价的陪诊服务。

记者采访中，不少物业公司表达了相似的纠结。一方面，陪诊需求量大，且对物业从业人员来说兼任陪诊师虽然有门槛，但经过专业培训取得资质也不难。另一方面，对陪诊有强烈需求的居民往往对价格也更敏感，而专业陪诊师普遍价格不菲。

另一高频需求——助餐，物业和居民之间也需要对“质价相符”达成共识。以虹桥街道为例，日常标价15元一顿的助老

餐起到民生兜底作用。在古北地区的商品房小区，老年居民则希望有更高品质的助老餐，价格可以提高到二三十元一顿。物业公司方面坦言，新增不同价格梯度的助老餐涉及成本问题，品类越多、越复杂，成本就可能越高。

徐家汇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陆华蓉介绍，商品房小区居民对“物业+养老”服务的要求更加个性化。为此，在徐汇通用的维修、护理、照料和家政服务外，4张清单之外，徐家汇街道还推出了“老年人24小时服务”和“高品质社区文化活动”等2张特色服务清单，结合近期在乐山党群服务中心·邻里汇新开设的“物业+养老”服务中心，将上述服务具体落地。

虹口区抽样调查显示，有25.12%的老人明确表示愿意尝试有偿服务，60.79%的老人表示视情况而定，也有14.09%的老人表示不愿意支付。在虹口区民政局局长沈敬威看来，若要老人购买“物业+养老”服务，还需要观念的深入与时间的培育。

2022年底，蒋家桥小区开始试点“物业+养老”。2024年至今年11月，已为9000多人提供服务，其中7000多次是自费服务。小区门岗旁就是虹达“物业+养老”服务站。服务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老人找钟点工日常保洁的需求最多，其次是送餐上门、陪诊等。这些服务价格比市场价优惠，既可以单独购买，也可以购买套餐。

比如，3000元/月的爱心养老套餐包括一日三餐、每周一次彻底打扫、每周洗澡、每月1次理发、每月2次修指甲、不限次数陪老人看病拿药、1小时的常规护理。此外，还有1200—2500元/月的一日两餐套餐等。

养老“最后一公里”供需如何匹配

有个好现象正在生成——物业公司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老人一旦认可了服务，会认定服务人员，形成特有的服务黏性。“我已经加了陪诊师小徐的微信，这样以后有需求可以直接联系他，他背后是物业公司和专业机构，我放心。”叶燕敏阿姨的心态颇有典型性。

社区养老有何趋势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上海“物业+养老”一般采用三种模式：一种是物业公司培养自己的工作人，一种是大型物业自身设有养老板块，一种是物业公司与养老机构合作。

徐汇区会同上海开放大学徐汇分校，组织物业服务人员开展养老顾问培训、护理培训、居家上门服务培训，已完成500余名“物业+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涵盖助医陪诊、基本照护、家政培训等三大模块，实现了物业人员持证上岗。

在徐房物业负责人李哲看来，在凌云、田林这样老旧小区集中的区域试点“物业+养老”，需要走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拓服务，物业无偿代倒垃圾、代办生活事项、代配药，服务对象主要为高龄独居老人；第二阶段列出“四张清单”，开始推行有偿服务，并建立“物业+养老”服务站点；第三阶段关注“物业+养老”服务的整体化运营，在服务内容设置、人员配置、定价体系、响应速度等各方面进行提醒，保持市场热情。

在虹梅路街道古美小区，中鹏物业负责4600余户居民的日常物业服务，其母公司上海中鹏养老服务服务有限公司在徐汇区内管理7家养老机构。在一次上门查看老

人在家跌倒的预警响应行动中，正是由于中鹏物业同步叫上了物业服务站点内的护理人员一同上门，才及时研判了老人的身体状况，在120急救车到来前及时施救。

业内人士认为，在“物业+养老”的服务中，很多老人的医疗需求比较大，今后将形成医养结合的趋势。目前的家庭医生普遍一个人对应一两千个居民，还要在社区医院坐诊，常应接不暇。此时，物业公司或养老机构可以充当家庭医生助理的角色，及时了解老人健康信息后，家庭医生将更有的放矢地提供医疗服务。

在甘泉路街道，与物业合作的养老机构慧享福同家庭医生一起上门，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与需求，与物业、居委会形成了紧密联动。比如，他们在走访中了解到一位独居老人有在床上吸烟的情况，一方面对老人做了劝导及健康方面的提示，另一方面让物业关注老人的居家安全。

随着上海老龄化时代来临，“物业+养老”将成为社区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宜川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卢礼卿看来，当很多小区的老龄化比例超过50%，社区就好像一个大型“养老院”，此时，“物业+养老”通过“党建引领+机构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可以更好地解决居民养老的“最后一公里”。

从今后的趋势看，由于养老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即便物业公司设有养老板块，还是会有一些护理等更深层次的细分领域与专业机构合作。此时，政府更多的是发挥引领、牵线的作用，帮助物业公司搭建平台，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链接各类养老资源。